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特别的拼图游戏。没人知道最终的图案或是有多少pieces。游戏一旦开始，there’s no way back. 唯一的线索是盒子上的三个单词，Who Am I.

The first piece has always been there ever since I was born. 小学前，我是个特立独行、自我中心的孩子。 幼儿园要求男生留平头，我却执意扎马尾，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看起来都一样很无聊！并且我宁愿一个人待着，也不愿意为了 fit in 而和其他小朋友做不感兴趣的打仗游戏。5岁的一天，我和新保姆在家，父母去上班。新保姆对我把草画成蓝色不满，让我改成正确的颜色，which was green, of course.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 ridiculous，所以 ignored her。她有点 annoyed， 把我的画擦了个干净。她的行为在我看来相当于是强迫我和别人一样，我 was so humiliated and offended, that 我最终报了警。这件事后来成了我爸每年春节家庭聚会都要 tell 的 joke。

小学五年级的一天，妈妈回家告诉我外公患了阿尔茨海默症。这个曾给我讲故事、接送我上下幼儿园、陪我打乒乓球、下象棋的老人只能迷茫地看着我，问我是谁。~~第一次看望外公的当晚我梦到外公站在家门口，手里提着个漂亮的竹笼，里面传来蝈蝈嘹亮的叫声。他满面笑容地招呼我过来看。当我跑到他面前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只剩下空洞，虫鸣和笼子也没了，只剩外公一遍遍惊慌地问着“你是谁？我在哪里？” 我从哭泣中醒来，。~~我突然意识到外公不会永远都在，留给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这之后直到外公去世之前，我每周都去看望他两次。我们在一起时，我给他念唐诗、唱儿歌，翻看我们的合影，甚至从头教他数数，just like what he did for me。通过我自己照料外公的经历，以及目睹整个家庭是怎么 standing together to get through that tough time，我突然找到了第二块拼图。如果第一块拼图上 I was a maverick, 那么第二块上我则是家庭的一员，家庭是我获得和给予爱和支持的地方。

第三块拼图，似乎一直都在，只是图案一直若隐若现，所以一直待在角落。直到高一参加建模大赛的时候，图案才开始变清楚。因为是单人报名，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已经有三个人的小组去做我几乎不了解的计算机模拟。为了能 make the deadline，我来不及沮丧，立刻开始学习 MATLAB，同时将其余队员完成的部分规划进行程序模拟。然而在模拟过程中，我发现其他组员给出的“并道时候车流的变化方程式”不准确，因为没有给出并道时的速度变化程式。在组会上听了我的报告后，老师很满意，提议让我担任队长。真简直是我的 dream position，以为一来我可以做擅长和喜欢的数学模拟，而来发挥我的领导才能。然而队长的失落让我犹豫了。队长也擅长数学模拟，并且和队员合作了半个月已经很默契了。出任队长对我来说虽然是个好机会，但无疑会让团队氛围变得尴尬，甚至导致恶性竞争，which 对团队项目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在我犹豫的这十几秒钟，我突然意识到了那块拼图画得是什么，那块拼图上，我不是张扬个性的 maverick，不是家人的掌上明珠，我是一个为了共同目标努力的团队的成员，团队的目标才是我的最高目标。最终我拒绝了老师的美意，专注计算机模拟。队长显然意外也感激，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主动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最终，我们拿了一等奖。在欢呼声中，队长主动和我握手，看着我的眼睛，“Junyu，谢谢你。”，他说。Surprisingly, this was the most exciting moment for me during the whole competition. 原来快乐，不仅仅来自是个人的成功，也可以来自团队的成功，哪怕这意味着我需要妥协和让步。

三块拼图，没有一块是完整的答案，但又缺一不可。而现在，如果被录取，我开启一段寻找更多 piece 之旅：cultural shock，独立生活，学习新知识，结交新朋友，事业起步 ……光想到这些就令我手心出汗。现在我无比盼望能够得到一个机会，去探寻大洋彼岸的那些属于我的拼图，虽然不知终点在哪里，但光是能开始这段充满未知的旅程就已经令我心满意足。